

西港香科武陣腳巾符號之探析

蔡俊宜*

歐宗明**

摘要

本研究目的旨在分析西港香科武陣腳巾符號與武陣展演內容之關連性。本研究採文獻分析法與訪談法，針對腳巾符號認同與陣式傳衍脈絡進行分析。研究結果發現，在梳理腳巾符號由來與展演內容師承，歸納武陣傳衍脈絡後，發現各陣腳巾用色來由均不同，腳巾符號會因同宗血緣關係而強化個別符號之認同，但檢視陣式傳衍師承脈絡則發現具高度混雜化。武陣的師承多出自相同源流，卻在其後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強化其各自的符號象徵，形成其符號認同的共同體。是以目前腳巾符號在武陣中具有標記群我之作用，然而腳巾色系與展演內容的關係卻是變動的。此種情形使得腳巾符號呈現出師承的混雜性、選擇的特殊性及認同的屬地性等三種特性。因此，腳巾符號所形塑的認同圖像，應屬一種在不斷交織化的動態過程中，所建構的群體認同符號。

關鍵詞：腳巾、符號、武陣、西港香科

*蔡俊宜，國立臺南大學體育學系兼任講師。

**歐宗明，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教授，E-mail: oz@mail.ntin.edu.tw
(通訊作者)

Analysis of Waist Band symbol of Song-Jiang Martial Troupes in Xigang Religious Festival

*Chun-I, Tsai**

*Tzong-Ming, Ou***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ymbol of the waist band (腳巾) of Xigang Xiangke martial troupes and the performing content of the martial troupes. This study used document analysis and interview method to analyze the symbolic identity of the waist band and the passing down of the array's formation. After learning the origin of the waist band and the passing down of the martial troupes and analyzing their heritage context, this study found that waist band uses different colors for different purposes. Having same origin and blood relation will strengthen the identification of individual waist band; however, there's a high degree of complexity in its legacy. The study found that most martial troupes originated from the same root but individually strengthened their own symbol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and formed different community with identity. Therefore, at present, the symbol of the waist band has the function of marking groups in the martial troupes. However,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waist band and the performing content of the martial troupes is changing. In this case, the waist band contains three characteristics: the legacy complexity of the

*Tsai, Chun-I, Adjunct Lecturer,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Ou, Tzong-Ming, Professor, National Tainan Junior College of Nursing,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E-mail: oz@mail.ntin.edu.tw (Corresponding Author).

instructors,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choice, and the territoriality of the identity. Therefore, the identity image formed by the waist band can be viewed as a group identity symbol constructed in the dynamic process of continuous intertwining.

Keywords: waist band, symbol, martial troupes, Xigang religious festival

一、前言

早期漢人練武習俗，為了幫助提氣，提振精神，會在腰際間綁著布條，發展至今，此樣在各陣頭人員腰間所纏之腰布，即稱腳巾。¹在俗民的口述與文獻的記載中，將腳巾文化書寫為分類師承的符號。有關腳巾的顏色，臺灣傳統陣頭至少有黃、紅、粉紅、藍、淺藍、綠、青、黑等八種。²一般而言，腳巾的布條顏色有識別武術派別的作用，且不得隨意更換顏色。流傳至今，師承的流動、區域的發展，皆會致使腳巾文化在不同的區

¹黃文博，《西港刈香》（臺南：臺南市文化局，2014），112。黃名宏亦於其碩論〈吟歌演武誓成師——西港仔香境傳統陣頭的宗教性格〉中寫到：「腳巾是指古代人們纏繫在腰間的長布，多為轎伏、車伏、船伏、武師……等勞動力較大者所用，具有整裝、塑形、防身及提氣之效」，請參閱黃名宏，〈吟歌演武誓成師——西港仔香境傳統陣頭的宗教性格〉（臺南：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48。研究者於108年3月份曾與吳騰達教授詢問，其提及腳巾認為有可能為口傳之誤，腳巾原應為腳上之綁腿，後接續傳承易為腰巾。此外，本研究審查者小時候看過其爺爺，過往練過拳頭，並提及洗澡用的毛巾，就叫腳巾，長度頗長，可繞腰兩圈以上（2019.07.09 審查意見）。往後或許可以在從語言學、地方耆老口述史的角度切入探究。此外，腳巾古時亦有做為「救命帶」之功用，腳巾會事先浸泡藥洗，在危急時將腳巾直接泡入水中，可將藥提取出來（2020.02.25，面訪，王國信）。除了腳巾做為符號，自衣服來看，白鶴陣之特色為白衣白褲白鞋。除此之外，各陣有如南勢九龍殿宋江陣雖以「紫杉風暴」做為其行銷特色，但並非每天都是以紫色衣服為準，是以，除腳巾特徵外，各陣沒有其他明確特徵做為象徵認同。

²各地流傳的腳巾顏色不同，西港香科中的武陣，以黃紅綠藍青五色為主。張慶雄在〈臺南鹿陶洋宋江陣之研究〉一文中，則區分為紅綠藍黑青六大流派。從文陣來看，西港香科的文陣中隸屬黃腳巾的即有西港仔街瓦厝內吉善堂八家將、雙張廟保天宮鼓花陣、新港天后宮水牛陣及南海埔水族陣；隸屬紅腳巾的有東竹林保安宮牛犁仔歌以及隸屬綠腳巾的竹橋七十二份慶善宮牛犁仔歌。南關香科的武陣，則有黃、桃紅、藍、綠、粉紅、紅等色。然而，腳巾顏色與師承間的關係，並非每個地區都有關聯性。研究者曾詢問南關地區，則提及腳巾顏色與師承沒有絕對關係。張慶雄一文請參閱張慶雄，〈臺南鹿陶洋宋江陣之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體育科教學班碩士論文，2006），112-113；西港香科文陣腳巾請參閱黃文博，《西港刈香》，96-120；南關香科武陣腳巾顏色請參閱 Zhengshun Lin，〈東門城外三大名廟陣頭腳巾顏色〉，〈<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133347773449125/permalink/1679676335482930/>〉，2018年8月17日檢索。

域間發展，並逐漸形塑其獨有認同。不同的門派影響到各陣頭在兵器道具、拳腳技術、陣法編排、祀神信仰的差異性，而腳巾顏色無疑是最直接也最外顯的象徵。³

目前全臺灣發現臺南、高雄地區有腳巾現象。如西港香、內門迎佛祖慶典、南瀛五大香、南關線王轎等慶典中的武陣皆有腳巾文化，然而，在上述慶典中，僅有西港香中的武陣全部都以腳巾文化做為認同，並認為與師承、神明指示、血緣因素有關。以腳巾作為師承之區分，或許由於西港在地有特別強調，加上長年累月常態進行香科，使得腳巾作為師承的文化有良好立基，西港地區文武陣頭皆存在腳巾文化。西港香中各陣腳巾文化皆有其意義性，並且具有系統性。黃文博《西港刈香》一文中寫到：

西港香科的文武陣頭，最大特色在於其腳巾分派，彼此間因師承、血緣、交陪等等關係而相互結盪，產生榮辱與共的歷史情感，昔有 5 色：黃腳巾、紅腳巾、綠腳巾、藍腳巾和淺綠腳巾等，後 3 者統稱為青腳巾系統……⁴

由是，長期的發展下，西港香科的武陣已然以 5 色腳巾、3 色系統做為認同的符號。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同一顏色腳巾代表的意義是村莊之間師出同門或是村莊之間具有同宗血緣的關係或庄頭之間歷代交陪具有世交的關係，它牽成了庄與庄、廟與廟之間濃厚的情感。⁵因此，腳巾的顏色在西港香科境內，也可以視為聚落「聯盟」的標示，成為分辨敵我的重

³黃名宏，〈吟歌演武誓成師——西港仔香境傳統陣頭的宗教性格〉，49。

⁴黃文博，〈西港刈香〉，120。有關閩南語說法，於《陣·點亮西港》西港刈香 TEAM-LIGHT UP XI GANG 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LY8uTxPRUg>，13:00 處亦曾提及。其唸法綠色唸作青色，藍色唸作孔色，青色則唸作淺綠色，但在字面上依舊為「綠藍青」，主要在於青色腳巾係指淺綠色腳巾，本文可添加註釋。本文目前名稱之使用仍依照田調與文獻資料——田調時北京話口語講淺綠色，閩南語則唸作「青」色。五色腳巾名稱之使用，則沿用文獻資料。

⁵張英琦，〈西港香科武陣之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體育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40。

要依據。⁶

職是之故，陣頭出陣時，同腳巾者彼此碰頭顯得格外熱絡親切，甚至遶境期間經常可見「佻陣」⁷的情形。早期，分屬不同腳巾的陣頭，即便私交再好也絕不可任意佻陣或相互包圍、碰撞「傢俬」。⁸前者被視作「背祖」行逕，後者造成挑釁意味的「咬（Ka）陣」，均易引起嚴重爭端。⁹

然而，腳巾作為符號，雖可作為成為分辨敵我的重要依據，但其師出同門的說法，是否呈現必然性？

黃名宏隨後觀察綠腳巾的樹仔腳陣曾與藍腳巾的埔頂陣佻陣；黃腳巾的外渡頭陣與紅腳巾的溪南寮興安宮金獅陣佻陣，前者為同姓之親，後者的教練具同門之誼，雖均有其特殊緣故，但亦可依此察覺，腳巾之間壁壘分明的氛圍似乎已有逐漸淡化的跡象。¹⁰是以，對於「腳巾分派」之說法，黃名宏則認為現今以腳巾作為分派已不復以往可明確了解其所代表的師承：

武陣的腳巾顏色，雖然大多取決於師承門派，但並非絕對……可見影響各陣腳巾顏色者，也可能來自神明指示、地方傳統或者是人為刻意改變等少數因素。¹¹

⁶黃名宏，〈吟歌演武誓成師〉，50。

⁷亦即兩個以上的陣頭結合在一起演練。請參閱黃名宏，〈吟歌演武誓成師〉，50。

⁸陣頭演練所使用的各式器具，當地俗稱「傢俬」。請參閱黃名宏，〈吟歌演武誓成師〉，51。

⁹黃名宏，〈吟歌演武誓成師〉，51。其隨後寫到黃腳巾如黃腳巾的臺南市安南區土城仔蚵寮仔角宋江陣（今已改組白鶴陣）素與綠腳巾的樹仔腳寶安宮白鶴陣（屬紅腳巾派）交好，1952年壬辰香科時，蚵寮仔邀樹仔腳合演陣式，此舉引發眾黃腳巾陣頭不滿，因此本淵寮朝興宮金獅陣、管寮聖安宮金獅陣、大竹林汾陽殿金獅陣、大塢寮保安宮五虎平西、郭吟寮金獅陣群起圍攻，而樹仔腳寶安宮白鶴陣、溪南寮興安宮金獅陣、埔頂通興宮宋江陣等則拔刀相助蚵寮仔，導致本淵寮、管寮、大竹林、大塢寮、郭吟寮、南勢、外渡頭等七支黃腳巾武陣與樹仔腳、溪南寮、八份、樣仔林、烏竹林、新庄仔、虎尾寮、埔頂、後營等以紅腳巾為主的九庄武陣集體「拼陣」事件，直至該科旗牌官奉千歲令駕臨，全體跪迎方休。

¹⁰黃名宏，〈吟歌演武誓成師〉，51。

¹¹請參閱黃名宏，〈鼓聲若響：西港刈香的宋江系統武陣〉，《臺南文獻》，10（臺南，2016.12）：93。

據其論述，可見其對腳巾文化所代表的符號有更進一步的推展——即腳巾的顏色作為一個「符號」，¹²似乎具有可變動的性質。既然腳巾的顏色具有變動的可能性，那麼，此即揭示兩種可能性：其一，陣頭腳巾顏色不同，有相同的師承展演內容；其二，陣頭腳巾顏色相同，有不同的師承展演內容。此外，張英琦歸納武陣中的陣式亦發現：

屬於巾幗巾派月仗武陣其演練陣式相去不遠，乃因師出巾門、亦或是指導師傅為巾一人，雖然陣式差異不大，但在兵器演練、空手拳術表演、槓對頭及空手連環上仍有不巾門派仗拳風、套數，其中原因是因為較有經驗仗隊員自幼習武，自有個人習武仗門派。¹³

以研究者自身經驗與此說法有相互呼應之處，如武陣中的拳術展演內容，亦是伴隨拳術教練的聘請而有所改變，並非一成不變。自此，引起研究者動機，思考腳巾文化與武陣之關係。

為檢視上述說法，有必要針對腳巾符號與武陣展演內容關係進行耙梳。本研究採文獻分析法與訪談法。研究者曾參與西港香科中的武陣演出，參與過程中，自身經驗逐漸形成問題意識，將其與文獻所提及問題對照，有相互呼應處。為檢視腳巾文化與武陣展演內容的關係，本研究架構擬先針對各陣腳巾來由進行耙梳，其後，歸結腳巾符號與武陣的展演內容的關係。盼透過對展演內容的檢視，得以對腳巾形成的認同符號有更進一步的認識。為扼要呈現各陣名稱，其後本論文將依表一之簡化名稱敘寫。

¹²有關符號一詞，此處意指將腳巾視為「符號」，顏色代表不同類別，帶有符號學概念。

¹³張英琦〈西港香科武陣之研究〉，100。槓對頭，即「槓對」，係為宋江陣展演中兵器對打之口語說法。

表一 本研究中陣頭簡稱

武陣全銜	本研究簡稱	武陣全銜	本研究簡稱
管寮聖安宮金獅陣	管寮陣	塭仔內嵵寮內冒宮金獅陣	塭仔內陣
大竹林汾陽殿金獅陣	大竹林陣	八份姑媽宮宋江陣	八份陣
外渡頭中社厚德宮宋江陣	外渡頭陣	後營普護宮宋江陣	後營陣
南茅丸龍殿宋江陣	南茅陣	埔頂通興宮宋江陣	埔頂陣
大寮龍安宮宋江陣	大寮陣	樹子腳寶安宮白鶴陣	樹子腳陣
大塭寮保安宮五虎平西陣	大塭寮陣	番仔寮宋江陣	番仔寮陣
烏竹林慈安宮金獅陣	烏竹林陣	溪南寮興安宮金獅陣	溪南寮陣
新吉里保安宮宋江陣	新吉里陣	檨仔林鳳安宮宋江陣	檨仔林陣
竹仔港麻豆寮中社德安宮金獅陣	竹仔港陣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二、腳巾符號由來及傳衍

武陣間常以腳巾文化做為「同一門派師承」的認同，此樣的觀念致使武陣的展演內容與腳巾文化間似乎存在必然的相關性。由此，本節擬先回溯各陣腳巾來由。其次，再確認腳巾符號與同宗血緣關係。最後，分別以黃腳巾系統武陣、紅腳巾系統武陣以及青腳巾系統武陣做為單位，檢視武陣歷來傳承之展演內容。¹⁴

(一)腳巾符號由來

依據調查結果，發現各陣腳巾符號之使用有其選用因素，概可分為師

¹⁴研究者曾針對武陣的拳術內容進行調查，發現各武陣中的拳術內容因暗館、人員流動傳布等因素，其拳術內容已然交織化，無法以腳巾為單位檢視其代表性內容。故，本文不將拳術內容之傳承內容納入論述範圍。

承、神明指示、師傅改變、其他來由以及血緣關係。本文整理各陣選用結果如表二。

表二 現有文獻中各陣腳巾使用現況

陣頭名稱	腳巾顏色	師承	與腳巾來源有關因素
管寮陣	黃	師承師父門派	郭姓庄頭
大竹林陣		為延續教授技藝管寮師父門派	郭姓庄頭，不分郭姓來自管寮派
外渡頭陣			1.從開始創立沿序至今 2.與管寮有交陪關係
南茅陣		組訓時聘請管寮師父前來傳授陣茅及武術	與管寮有交陪關係
大寮陣		聘請佳里南茅及安定管寮師父	奉祀主神廣澤尊王指定杏風旗為黃色
大塭寮陣		繼承師父門派	郭姓庄頭，不分郭姓來自管寮
烏竹林陣	紅	曾聘樣仔林師傅教授	謝姓庄頭
溪南寮陣		成立之初，禮聘烏竹林及樣仔林師父	「三王二佛系統」黃姓庄頭
樣仔林陣		成立宋江陣創始師父系統流傳至今，早期聘請光緒師傅為番仔寮榜紅，可能為區分，故繫上紅腳巾。 ¹⁵	謝姓庄頭
新吉里陣		組訓之初聘請樣仔林師傅前來傳授陣茅及武術	
竹仔港陣	綠	成立之初首位教練配繫綠色腰帶	黃姓庄頭
塭仔內陣		沿序指導師父庄竹仔港陣門派	「三王二佛系統」
八份陣		最初成立之時指導師父即身繫綠色腰帶	

¹⁵電訪該陣教練，2018.05.10。

(續)表二 現有文獻中各陣腳巾使用現況

陣頭名稱	腳巾顏色	師承	與腳巾來源有關因素
後營陣	藍	初聘佳里番仔寮師傅	奉祀主神保生大帝身披藍色神襖
埔頂陣			1. 依教練之意分為內外而標記為藍色 2. 「三王二佛系統」黃姓庄頭
樹仔腳陣	青		1. 從開始創立沿用至今 ¹⁶ 2. 黃姓庄頭

資料來源：整理自袁英琦，〈西港香科武陣之研究〉，40-46；黃文博，〈西港刈香〉，124。

自黃腳巾武陣來看，6 陣的武陣中，即有 5 陣明確指出與師承因素有關，並主要圍繞在管寮陣的師承。外渡頭陣起初即沿用此腳巾顏色，但目前仍不知原因。大寮陣之選色原因，一方面也與奉祀主神廣澤尊王指定杏風旗為黃色有關。在血緣關係上，則與郭姓庄頭、管寮陣有關。在紅腳巾的部分，5 陣的武陣，皆與師承有關，並圍繞在樹仔林陣及烏竹林陣的師承。血緣關係上，則與謝姓庄頭、三王二佛系統有關。¹⁷綠腳巾部分，3 陣的武陣亦與師承因素有關，並主要源於竹仔港陣之指導，血緣關係與黃姓庄頭、三王二佛系統有關。藍腳巾部分，後營陣初聘佳里番仔寮師傅（現今番仔寮陣腳巾顏色屬黃），因奉祀主神保生大帝身披藍色神襖之故，該

¹⁶據該陣隊員詢問地方耆老以及該陣隊員蘇先生提到：最一開始為黃大賓選用腳巾顏色，一開始的腳巾顏色比較淺，接近水色。其後負責購買腳巾的人員認為該色較不那麼好看，且較不易買到，因而腳巾顏色改為現在的淺綠色。該陣一開始為嘉義大肚師的傳承，且傳承中亦與綠腳巾的金獅陣有些許關係。面訪，2018.08.04、2018.10.06，樹仔腳寶安宮白鶴陣。

¹⁷溪南寮興安宮官方網站寫到三王二佛：「明永曆十五年（公元一六六一年），我先人追隨鄭王勇衛黃安，來臺拓荒，因昔航術未精，乃請康府千歲、池府千歲、梁府千歲、楊府太師、普庵佛祖（三王二佛）等五尊神像護航，安然抵臺。請參閱溪南寮興安宮，〈三王二佛由來〉，〈<http://www.xn--49s4c5511.tw/%E4%B8%89%E7%8E%8B%E4%BA%8C%E4%BD%9B%E7%94%B1%E4%BE%86/>〉，2019 年 5 月 2 日檢索。

陣腳巾易為藍色。埔頂陣腳巾之選用因素，依教練之意分為內外而標記為藍色，該陣血緣關係部分，與三王二佛系統與黃姓庄頭有關。青腳巾的樹子脚陣，其腳巾則是開始創立即沿用至今，該陣屬黃姓庄頭。

由是，自腳巾來源有關因素來看，概可區分為神明因素、師傅改變、其他來由、同宗血緣關係等關係而選定腳巾符號。然而，綜觀各項因素，尤以師承為最主要腳巾來由，因此，以下針對師承因素，梳理各陣師承來由¹⁸。

(二) 展演內容師承

各色腳巾既以色系符號為壁壘強化了其相互關係，那麼，從陣頭外顯特徵——展演內容之師承來進行檢視，則有助於釐清陣頭間是否存在差異。本節針對各陣歷來展演內容進行分析。

在表格標記符號部分，武陣教練雖有其代表宮廟，但有時並非僅傳授一間武陣。武陣教練受聘到其他宮廟進行指導，所繫腳巾常視情況而有所改變，是以，有關此部分之標記，本文以「N」符號表示具有多間身分的師承。

項目部分，對於教練實際傳承內容，有些因為年代久遠已難以考據，是本文之限制。故，標記為「—」符號者，為本文不知道其實際傳授內容為何。實際的情況，可能為純傳授武術、純傳授陣式、傳授陣式與武術。各色腳巾歷來師承如表三、表四、表五。

¹⁸值得注意的是，黃名宏調查黃、紅腳巾所祭拜之神祀發現有共通性：「目前西港仔香九十六村鄉除了大竹林汾陽殿金獅陣兼祀田都元帥（神位）與太祖先師（金身）之外，奉拜太祖先師者包括烏竹林、溪南寮、竹仔港及塹仔內等紅腳巾派陣頭，而管寮、本淵寮、新寮等黃腳巾派皆祀田都元帥，形成『紅腳巾獅陣拜太祖、黃腳巾獅陣拜田都』的狀況，由此研判陣頭祀神與師承門派之間想必存在著某種程度的關聯性，若從此一方向去追查或可釐清若干疑問」，然針對此一問題，由於目前尚無相關方向可深入調查，故，本文暫不將此議題納入。請參閱黃名宏，〈吟歌演武誓成師〉，94。

表三 黃腳巾武陣歷來師承

陣頭名稱	師承	師承片包與所屬武陣	傳承項目
管寮陣 ¹⁹	操師	—	組陣訓練
	文理師	—	—
	憨條師	—	—
	江瑞仁	—	舞獅
大竹林陣 ²⁰	吳文理、吳茂己、江明賜 (以上為管寮人)	—/管寮聖安宮	武陣(吳文理)、暗鏢(吳茂己)、獅仔(江明賜)
	郭羅漢、郭旺條、郭木(郭旺條之子)	—	—
	郭耀麟(吳文理徒弟)	黃/N	—
	林坤炎	黃/N	拳術
	黃熙煌	—	拳術
外渡頭陣 ²¹	復師	—	—
	吳仔文 ²²	—	—
	矮仔	—	—
	江瑞仁	—	—
	王枝雄(2009年至2015年)	黃 ²³ /N	—
	楊獻文(2018) ²⁴	N/佳里番仔寮陣	—

¹⁹黃文博、黃明雅，《臺灣第一香——西港玉敕慶安宮庚辰香科大醮典》(臺南：西港玉敕慶安宮管理委員會編印，2003)，130。張英琦提及該陣選用腳巾為師承師父門派，但綜觀目前文獻中所列之師承，皆未提及其師承與黃腳巾之關聯。張英琦，〈西港香科武陣之研究〉，44。

²⁰該陣延續管寮聖安宮師父門派。張英琦，〈西港香科武陣之研究〉，44。

²¹黃文博、黃明雅，《臺灣第一香——西港玉敕慶安宮庚辰香科大醮典》，127。此外，張英琦提及該陣開始創立即使用，沿用至今。請參閱張英琦，〈西港香科武陣之研究〉，41。值得注意的是，其後王枝雄教練雖曾習得自何國昭等教練，卻未因此改變該陣腳巾顏色，仍繼續沿用。

²²據該陣隊員指出，此人應為茄荖人。使用社群軟體 Facebook Messenger 線上訪問，2018.8.25。

²³其組建之協福堂武館為黃腳巾。不過，受聘到各陣時，則會依據該陣原腳巾用色，不會更改。

²⁴該年該陣展演內容中，就觀察並未出現新傳授內容。在開館時則發現部分拳術演練協同其他武館外援。其整體展演內容來看，仍延續之前傳習之內容。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師資受聘，有時為符合原先脈絡，並不會新指導項目，而是承襲原有內容。

(續)表三 黃腳巾武陣歷來師承

陣頭名稱	師承	師承月包與所屬武陣	傳承項目
南勢陣	—	— / 管寮陣 ²⁵	陣式、武術
	陳本能、林坤炎、張福再、鄭文生	—	毬術、拳頭訓練班
	林坤炎	黃 / N	陣式、兵器演練、拳術
大寮陣 ²⁶	—	黃 / 管寮陣	—
	林坤炎	黃 / N	陣式、兵器演練、拳術
大塭寮陣 ²⁷	曾正義(新化鎮竹仔寮人)	—	—
	郭文標	—	—
	田仔	—	—
	徐明忠	—	—
	楊豐裕	黃 / 番仔寮陣	—
	林坤炎(2009年起)	黃 / N	陣式、兵器演練、拳術

資料來源：整理自黃文博、黃明雅，《臺灣第一香——西港玉敕慶安宮庚辰香科大醮典》，127、130、131；張英琦，〈西港香科武陣之研究〉，41、44；研究者田野調查資料。

從上節已得知，黃腳巾武陣之師承主要圍繞在管寮陣的師承。從該陣出發，直接登錄該陣傳承的有南勢陣與大寮陣。從該陣中的師承來看，其中的文理師亦曾指導大竹林陣。該陣的江瑞仁教練，也曾指導外渡頭陣。

除管寮陣中之外，尚有部分武陣指導於番仔寮陣之師承——楊獻文教練指導外渡頭陣及楊豐裕教練指導大塭寮陣。

其後的傳衍中，林坤炎教練則為黃腳巾武陣的主要指導者，分別指導大竹林陣、南勢陣、大寮陣及大塭寮陣。

²⁵組訓時曾聘管寮師傅指導，請參閱張英琦，〈西港香科武陣之研究〉，41。林坤炎指導請參閱黃文博、黃明雅，《臺灣第一香——西港玉敕慶安宮庚辰香科大醮典》，131。

²⁶張英琦，〈西港香科武陣之研究〉，42。

²⁷張英琦，〈西港香科武陣之研究〉，46。

表四 紅腳巾武陣歷來師承

陣頭名稱	師承	師承月色與所屬武陣	傳承項目
烏竹林陣 ²⁸	謝西川	紅／樣仔林陣	武術
溪南寮陣 ²⁹	謝平、謝銀濤（隊員）、謝水茂	紅／烏竹林陣	舞獅頭
	謝龍輝	紅／樣仔林陣	兵器操演和陣頭形式
	—	—	拳術：該庄熟練拳術者傳授
	—	紅／烏竹林陣	八卦陣
	—	青／樹子腳陣	八卦陣
樣仔林陣 ³⁰	楊紅	—／番仔寮陣	—
	楊英杰（2015）	—／N	拳術
	謝宏廷、謝金目	紅／樣仔林陣	陣式、兵器演練
新吉里陣 ³¹	陳番江、吳石排、吳狂、劉玉成、方濤波、方平、方振漢	—	—
	付國昭	紅／新吉里陣	拳術

資料來源：整理自國家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溪南寮金獅陣〉，〈https://nchdb.boch.gov.tw/webno/cultureassets/TraditionalArt/reserver_detail_upt.aspx?p0=8801&reservercaseId=8805〉；黃名宏，〈鼓聲若響：西港刈香仔宋江系統武陣〉，《臺南文獻》，93；陳丁林，〈南瀛藝陣誌〉，16；研究者田野調查資料。

²⁸黃永煌，〈臺南烏竹林金獅陣之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體育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124。

²⁹國家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溪南寮金獅陣〉，〈https://nchdb.boch.gov.tw/webno/cultureassets/TraditionalArt/reserver_detail_upt.aspx?p0=8801&reservercaseId=8805〉，2017.5.5 檢索。

³⁰黃名宏，〈鼓聲若響：西港刈香的宋江系統武陣〉，《臺南文獻》，93。

³¹陳丁林，〈南瀛藝陣誌〉（新營：南縣文化，1997），16。其後為第一代教練陳老等、陳番江、吳狂、吳枝瓦；第二代教練吳石排（排師）、劉玉成；第三代教練方清波、方平；第四代教練方振漢；2015年由何國昭徒弟——杜顯濬（顯濬師）擔任光館教練。

表五 青腳巾武陣歷來師承

陣頭名稱	師承	師承月包與所屬武陣	傳承項目
竹仔港陣 ³²	黃勇、黃有義、林屋、黃凱、黃金木、王蔭全、洪進財、黃迺、黃熙煌乃至於楊勝忠等師傅	綠／—	武術
塭仔內陣 ³³	林屋等四、五位金獅陣教練	綠／竹仔港陣	陣法、獅頭、兵器
八份陣	—	綠／竹仔港陣 ³⁴	—
	—	黃／番仔寮陣 ³⁵	—
後營陣 ³⁶	—	黃／番仔寮陣	—
	楊獻文（2015）	黃／番仔寮陣	—
	王枝雄（2018）	黃／N	—
埔頂陣 ³⁷	楊紅、楊新枝、楊豐裕、楊正進	黃／番仔寮陣	—
	楊英杰（2018） ³⁸	黃／N	—
樹仔腳陣	紅師 ³⁹	—／番仔寮陣	—
	黃保章 ⁴⁰	—	—
	王枝雄	黃／N	拳術
	仝師毘	紅／N	拳術

資料來源：整理自黃三和，〈臺南縣樹仔腳白鶴陣之研究〉，33；張英琦，〈西港香科武陣之研究〉，44、45；黃名宏，〈鼓聲若響：西港刈香仔床江系統武陣〉，93；黃文博，〈西港刈香〉，110、114、116；研究者田野調查資料。

³²張英琦，〈西港香科武陣之研究〉，44。

³³張英琦，〈西港香科武陣之研究〉，45。

³⁴黃名宏，〈鼓聲若響：西港刈香的宋江系統武陣〉，《臺南文獻》，93。

³⁵黃文博，〈西港刈香〉，110。

³⁶黃文博，〈西港刈香〉，114。

³⁷黃文博，〈西港刈香〉，116。

³⁸2015 楊英杰教練（師承屬黃）曾受聘樣仔林（紅），2018 年則受聘至埔頂通興宮（藍）。

³⁹大肚師就是紅師，是番仔寮楊紅，文獻的「洪」師記載錯誤，該陣隊員，面訪，2018.8.4。研究者比較其展演內容認為，亦與番仔寮傳承的部分武陣相似。

⁴⁰黃三和，〈臺南縣樹仔腳白鶴陣之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體育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33。

值得注意的是，王枝雄教練曾習自其他武陣，故師承所屬武陣標記為 N。

各陣其他師承，則由依各陣分別聘請。因此，黃腳巾武陣之師承，主要仍圍繞在黃腳巾的師承中，但仍有部分項目無法定義其原先師承用色。

紅腳巾之師承，主要圍繞在槎仔林陣及烏竹林陣之師承，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傳承內容亦有跨腳巾之現象。烏竹林陣聘槎仔林陣師傅指導後，其後由庄人教練接續傳承工作⁴¹。溪南寮陣，先後曾聘請槎仔林陣師傅與烏竹林陣師傅。其傳承內容中，光館部分（宋江陣）習自烏竹林陣，其他暗館⁴²部分自行逐自完備⁴³，傳承方式則是由庄人教練團進行傳承工作（溪南寮金獅學會）。在槎仔林陣部分，該陣教練提及聽聞庄內老輩敘說早期有三個師傅教槎仔林陣，其中光館師傅為番仔寮楊紅，可能為區分，故繫上紅腳巾，其後由庄人傳承，2015 年曾聘楊英杰教練指導拳術。⁴⁴新吉里陣早期亦為聘請槎仔林陣指導，其後，該陣教練團進行傳承工作，至今仍為該庄陣教練進行指導。由是，回溯紅腳巾武陣之師承，應源自當時楊紅師傅的區別。由於紅腳巾武陣其後多由庄人進行傳承，故展演項目上，多保留紅腳巾演練特色。

綠腳巾武陣部分，主要源於竹仔港陣之指導。竹仔港教練團分別傳塏仔內陣及八份陣。其中，八份陣曾受番仔寮陣之指導（該陣腳巾繫黃）。藍腳巾的後營陣，師承則是曾受黃腳巾的番仔寮陣指導，值得注意的是，該陣 2018 年是由王枝雄教練指導。埔頂陣亦師承自番仔寮陣，2018 年，則聘楊英杰教練指導相關技藝。淺綠腳巾的樹子腳陣，歷來亦曾受番仔寮紅師指導，並先後有庄人進行傳承，聘請何國昭教練及王枝雄教練。

⁴¹ 研究者碩士論文調查曾詢問該陣領隊傳承狀況，面訪，2017.02.07。

⁴² 有關「暗館」一詞，一則指時間上的「暗」，表夜間；一則指私下，後來用語有混用現象。黃名宏曾於《臺南文獻》一文中整理相關說法：「陣頭在入館之前並不存在，聘請師父從事武術傳習行為，形同武館組織，稱為「暗館」；入館之後的集體訓練，就已經具備了陣頭的形式，屬於『光館』」，請參閱臺南市政府文化局，《臺南文獻》（臺灣：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6），94-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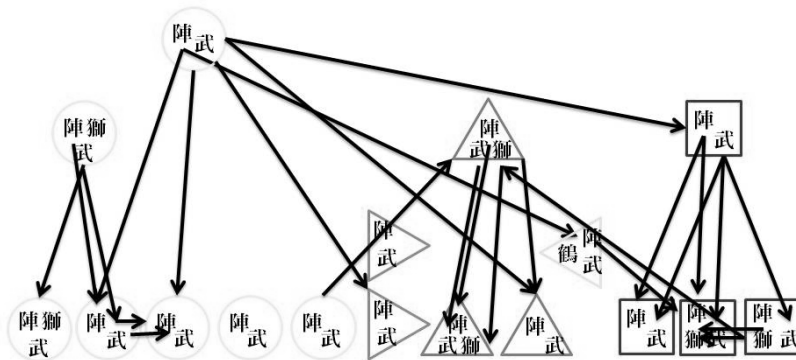
⁴³ 該陣主委，面訪，2019.1.29，溪南寮興安宮。

⁴⁴ 該陣教練，電訪，2018.5.10。

本研究為方便歸類，將綠腳巾、藍腳巾、淺綠腳巾歸類為青腳巾。其中，可發現綠腳巾武陣主要仍源自竹仔港陣之師承。藍腳巾兩陣則分別師承自番仔寮陣與其他師承，並未見其相互形成傳承系統。淺綠腳巾的樹子腳陣，歷經先後師承，以及僅有一陣之故，形成獨特樣貌。

(三)武陣傳行脈絡

自上述表三、表四、表五可發現，各陣腳巾用色，在多數情況下，仍是基於師承而選定其腳巾顏色。以黃、紅、青腳巾三系所形成的師承群體確有明顯輪廓。各色腳巾的武陣會因師承，而在各陣的內容上各顯差異。屏除具有多間身分的師承來看，檢視當中武陣傳行關係則發現，黃腳巾系統武陣師承關係中仍是以黃腳巾間的同色的傳行；紅腳巾系統武陣則是以樣仔林陣傳布至新吉里陣、烏竹林陣、溪南寮陣的師承；青腳巾系統中，淺綠腳巾的樹子腳陣、綠腳巾的八份陣、藍腳巾的後營陣與埔頂陣，其師承也多與黃腳巾的番仔寮陣有關。本文整理武陣傳行脈絡分布如圖一。



圖一 武陣傳行脈絡分布網絡圖⁴⁵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⁴⁵○為黃腳巾武陣；□為紅腳巾武陣；△為綠腳巾武陣；▷為藍腳巾武陣；◁為淺綠腳巾武陣；本圖箭頭方向為陣頭傳藝脈絡。箭頭動向若直指「陣」「武」「獅」，表田野資料或文獻資料記載中直接傳授；若箭頭動向直指該陣外框，表田野資料或文獻資料記載中僅記載該陣有傳授，並未知所傳內容為何。

圖中箭頭代表武陣技藝項目的傳承，上述已知從大面向檢視腳巾間的師承，可發現明顯輪廓。但自技藝項目的傳播來看，其傳承則突破腳巾的界線。是以，傳承網絡錯綜交織的情形，顯示出腳巾符號的認同與實際傳承有不一致現象的情形出現；以師承因素代表腳巾符號的特點，亦不存在絕對性。

三、腳巾符號認同與特性

由前節之調查結果可以發現，腳巾符號具有下列認同情形及特性。

(一)腳巾符號之認同

腳巾符號在歷史、文化交織積累下發展出其認同感。回溯西港香科武陣五色腳巾的師承源由，多與番仔寮陣有關，然其傳衍的師承與腳巾的關係，目前尚未有完整答案。⁴⁶

■腳巾符號認同之形成

血緣關係揭露腳巾符號可能存在的另一面向，即陣頭間即便沒有相同師承，仍會因血緣關係，強化其腳巾符號之壁壘。是以，師承、血緣的交互影響，區分出陣頭間的門派，形塑了符號間的差異性。在流變與傳承下，腳巾符號逐漸發展出其認同共同體的體系。此體系的出現，使人們認知腳巾作為符號存在一種區分的功能，久而久之亦形成一種壁壘的作用。此樣

⁴⁶黃名宏老師指出番仔寮當初聽聞有五兄弟，為區分而有不同。並有提到神明指示的腳巾有哪些。黃名宏，2018.04.28，面訪。此外，有關番仔寮應元宮宋江陣，現今已知該陣屬黃，傳說嘉慶初年開始從故鄉引進宋江陣，又其原先脈絡來自漳州海澄（今海龍市）新垵里霞陽村，是否其原先師承亦屬黃？仍有待進一步考證。請參閱謝國興，〈臺灣田都元帥信仰與宋江陣儀式傳統〉，《民俗曲藝》，175（臺北，2012.3）：6，註 18。

壁壘的作用，在師承、同宗血緣等因素發展下，也成為人們認定區別敵我的必然關係。

■腳巾符號認同之強化

隨著傳衍，各色腳巾間已然發展出其獨有展演符號，此符號再次加強腳巾間的認同，黃名宏寫到：

因師傳派系不同所產生之差異性，主要即表現在兵器、拳腳、損對和空手連環之招式，但是在行陣走位之動作、陣法變換乃至於陣式之種類、名稱方面亦可能出現細節上的差異，形成五花八門、各具特色之風格。例如紅腳巾派之頭旗在「做號」時，是以向下劈旗之動作指揮全陣，黃腳巾派皆是以向上點旗方式進行做號；黃腳巾派金獅陣是由獅子全程帶領演練，紅腳巾派之獅子（含青腳巾系統）多只帶陣拜禮及前段之走陣，其他則交由頭牌、頭把負責，而管寮聖安宮金獅陣則是由獅子、頭牌、頭把全程帶陣。……南茅九龍殿宋江陣、大寮龍安宮宋江陣、埔頂通興宮宋江陣、樹子脚寶安宮白鶴陣等較維持番仔寮特色之陣頭除了「蜈蚣陣」外，尚有變化更為繁複的「白鶴龍門陣」，此陣式在其他紅腳巾派已漸失傳。⁴⁷

綜上所述，武陣的腳巾用色做為符號，在接續傳衍中有所流變，並在流變中形塑其獨自樣貌。由是，透過符號所形塑的樣貌，已然強化了腳巾間的符號認同。

■腳巾符號認同之疑議

腳巾符號在神明指示、同宗血緣、教練刻意區分等因素影響下，發展出黃、紅、綠、藍、青色腳巾。然而這些符號的沿用與改變，又各有其發

⁴⁷黃名宏，〈吟歌演武勢成師——西港仔香境傳統陣頭的宗教性格〉，132-133。此文中，即宋江陣中動作，又稱喊圈、清圈、採圈作號，亦即打圈時於某一定點作記號，領陣人原於該定點進入與出來。

展邏輯。腳巾符號與師承間並未存在一種必然關係，師承也不見得會促使改變用色。師承項目更視情況而有所變動——有些教練傳授陣式、有些教練傳授武術，有些教練傳授陣式與武術。因此，各陣展演內容逐漸發展其獨有特色。那麼，以腳巾辨別展演內容，究竟該以其原先所習得的那個部分為規準？抑或是以現今其自身演變的特色為準則？實難認定。

當我們以陣為單位出發檢視腳巾的內容之際，則發現現存的展演內容，使得我們難以有一個明訂的標準來分析腳巾符號的原型。武陣以腳巾作為符號，仍具有代表師承的功能，只是其所代表的師承，卻有許多可能性。其一，依據現今師承而改變其展演內容；其二，現今師承延續之前的展演內容，並增添自身內容；其三，師承僅是前往指導，但並無改變或增添任何內容。

早期在時代氛圍、環境與族群的發展下，以腳巾作為符號，確有其作用。然而，當深入其展演內容，分析其傳承網絡，我們得以發現伴隨時代發展，腳巾符號的認同，並非僅是幾點因素即可定義。聯盟的形象因腳巾符號而塑造，然而，武陣是否存在腳巾壁壘？抑或是囿於符號的迷思？師承流動、展演人員流動等影響因素，皆形塑展演內容的師承交織化。

欲瞭解各色腳巾間的同質性，必須透過更多的展演內容分析。當我們以武陣為單位來看，則不存在一個純粹的原型。不過，以腳巾為符號所發展的師承認同，不可否認是必要的。

(二)腳巾符號之特性

自師承脈絡與腳巾符號分析兩者關係，會發現其傳承網絡錯綜複雜，此情況也揭示腳巾符號的存在具有若干特質：⁴⁸

⁴⁸現今各武陣當中，部分師承無法判定其腳巾用色，如中港廣興宮以外聘方式先後聘請臺南大學（當時師承用色為綠）與建興武館（紅），此反映腳巾用色不能單以庄廟為單位檢視，並存在變動性。

■師承的混雜性

即便武陣聘請的師承有其原先用色，接續傳承的武陣可能因神明因素、人為因素而改變腳巾用色。是以，武陣的腳巾與師承技藝所存在的關聯性並非絕對。如後營陣師承番仔寮陣屬黃，卻是以保生大帝身披藍色神襖為由而改變，即是因神明指示影響腳巾用色。又如埔頂陣，其腳巾因教練有意區別腳巾易為藍色。再如 2015 年時，後營陣（藍）聘楊獻文教練（出身番仔寮），外渡頭陣（黃）聘王枝雄教練。然而，至 2018 時，則形成後營陣聘王枝雄教練，外渡頭陣聘楊獻文教練，兩陣師承改變的現象。⁴⁹

又如溪南寮陣，該陣之八卦陣有三，分別習自烏竹林陣、樹子脚陣、樣仔林陣。其提到在傳承內容上，光館部分習自烏竹林陣，其他暗館自己逐漸完備，此說法說明各陣傳承過程中，並不存在同色傳承的必然性。

因此，師承之影響與選定並非絕對，以上現象在在顯示以腳巾作為外顯辨別師承可能出現謬誤，在其腳巾下，武陣展演內容實則存在高度混雜性。

■選擇的特殊性⁵⁰

部分武陣腳巾顏色選定理由，並非依據先前師承自身所代表的用色，而是依據該陣與宮廟之關聯而選定。如後營陣初聘佳里番仔寮陣師傅進行傳承，然該陣因奉祀主神保生大帝身披藍色神襖，而選定藍色腳巾。又如大寮陣聘請佳里南勢陣及安定管寮陣師父，然該陣亦是因奉祀主神廣澤尊王指定杏風旗為黃色而選定腳巾用色。

用色之傳承，常顯示各陣基於符號之認同而選定。如樣仔林師傅傳新吉里，新吉里師傅因師承認同其腳巾為紅色，其後新吉里師傅所創之建興武館亦屬紅色，此現象反映師承脈絡的延續性在於其認同於自身武陣，乃

⁴⁹ 研究者觀察記錄，2018.4.24。

⁵⁰ 部分師承已難考據。如文獻中管寮聖安宮師承未顯示與黃腳巾之關聯，然其後所傳大竹林則演變為黃腳巾。此腳巾用色之溯源已難考證。

子弟陣基於符號的認同而選定用色。

值得注意的另一點，腳巾師承並不分武陣類型，如竹仔港陣教八份陣即反應此一現象。腳巾的用色固然有其由來，然而，武陣如何認定腳巾？師承的武陣是否類型相同？接續的師承是否影響原先腳巾顏色？存在選擇上的個別性質。

■認同的屬地性

武陣的整體組成是以腳巾作為符號認同，但深入其組成因子——從組成的人員層面出發，則可發現腳巾符號存在屬地性，即使人員流動，其各陣的腳巾用色仍不動如山。例如，何國昭師傅出身自紅腳巾新吉里陣，其後曾受聘到青腳巾樹子脚陣、黃腳巾土城蚵寮角白鶴陣進行指導。是以，各武陣演出中，多會邀請何國昭師傅進行表演。然而，其參與各陣演出時，亦是因應各陣繫上該所之腳巾。又如研究者曾支援樹子脚陣，身繫淺綠腳巾，支援大寮陣時，則改繫黃色腳巾。

另外，即使接續不同腳巾之師承，因自身已有代表用色，並不會影響原先陣頭之用色。如樹子脚陣腳巾為淺綠色，其後何國昭師傅、王枝雄教練雖受聘該陣進行指導，卻未因此改變該陣腳巾顏色，此現象即反映接續的師承不改變武陣腳巾顏色。

又如後營陣（藍腳巾）與外渡頭陣（黃腳巾）2018年時所聘請的師父剛好互換。在在顯示部分武陣的師承認同形式已轉移，若依腳巾應為師承的認同之說法，則可發現此實際情況與認知產生差異。此亦顯示腳巾已然成為該陣的宮廟認同，即腳巾的師承認同可能轉移為屬地認同。

上述問題揭示出腳巾做為符號，雖可以師承作為其辨別特徵，實則存在上述三種特質。腳巾其後之發展，已然形成其符號的認同共同體。我們仍可將師承視為腳巾符號的辨別特徵，不過，不應忽視其所具有的特質。

四、結論

直觀地將腳巾以師承區分，將會使我們陷入區分敵我的迷思。從型態社會學的視角切入，Elias 認為：

一方面我們持續地將運動化約為狀態，另一方面我們也因此將不變化作東西評價為真實的、本質性的。但這種詭約模式和評價卻延伸到了許多領域中，在某些領域裡它們所造成的限制根本就是錯誤的。⁵¹

武陣與腳巾符號間的相互關係，在文化傳佈的過程中發揮了一種認同作用。此樣的符號象徵，也不斷形塑人們對於武陣中師承、同宗血緣的認知。各陣腳巾用色來由不盡相同，腳巾符號伴隨各項因素發展，在流變與傳承中逐漸強化其符號特徵，形成符號認同的共同體。腳巾符號具有師承混雜性、選擇特殊性及認同屬地性的特質。

文化的發展，固然伴隨時代變遷有所因應。然而，一般認知中卻經常因為符號的認同，致使視為文化為固化的展演內容，以致在傳承的過程中形成一種思考謬誤。當我們談論腳巾文化的符號，常將其視為一種僵化的認同。將腳巾以「同一門派師承」的認同，框架住腳巾符號的內涵。然而，此樣的認識論，卻往往忽視了腳巾文化與武陣內容間的實際關係。故，當我們仍以腳巾做為符號進行區分工作之時，則會認為現今各陣在腳巾壁壘的氣氛已淡化。⁵²

⁵¹ Nobeit Elias 著，《什麼是社會學 (What is Sociology?)》(鄭義愷譯)(臺北：群學，2007)，136。

⁵² 黃名宏曾寫到：「影響各陣腳巾顏色者，也可能來自神明指示、地方傳統或者是人為刻意改變等少數的因素。腳巾之間所象徵的壁壘分明氛圍，已較從前淡化許多。」

腳巾色系所存在的若干問題，在在顯示當人們以腳巾符號作為不可變動的壁壘則存有認知謬誤。交織化的傳承過程中，我們無法發覺腳巾的原始原型。武陣展演內容作為一個有機體，展演內容在人們的演練下有所變化。

亦即，當人們辨認腳巾符號所形塑的認同圖像時，應將其視為一種在師承不斷交織化的動態過程中，所建構的認同共同體符號。本文旨在透過提供一個視角，檢視腳巾與陣式傳衍間的關係。腳巾符號被視做武陣文化固有標記作用，但亦期盼人們在以腳巾為符號辨別之時，能發覺其展演內容實屬動態有機體。

引用文獻

- Nobert Elias 著，《什麼是社會學》(*What is Sociology?*)(鄭義愷譯)，臺北：群學，2007。
- Zhengshun Lin,〈東門城外三大名廟陣頭腳巾顏色〉,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133347773449125/permalink/1679676335482930/>，2018.8.17 檢索。
- 國家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溪南寮金獅陣〉, <https://nchdb.boch.gov.tw/webno/cultureassets/TraditionalArt/reserver_detail_upt.aspx?p0=8801&reservercaseId=8805>，2017.5.5 檢索。
- 張英琦，〈西港香科武陣之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體育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 張慶雄，〈臺南鹿陶洋宋江陣之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體育科教學班碩士論文，2006。

- 陳丁林，《南瀛藝陣誌》，新營：南縣文化，1997。
- 黃三和，〈臺南縣樹仔腳白鶴陣之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體育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 黃文博，《西港刈香》，臺南：臺南市文化局，2014。
- 黃文博、黃明雅，《臺灣第一香——西港玉敕慶安宮庚辰香科大醮典》，臺南：西港玉敕慶安宮管理委員會編印，2003。
- 黃永煌，〈臺南烏竹林金獅陣之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體育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 黃名宏，〈吟歌演武誓成師——西港仔香境傳統陣頭的宗教性格〉，臺南：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 黃名宏，〈鼓聲若響：西港刈香的宋江系統武陣〉，《臺南文獻》，10（臺南，2016.12）：86-103。
- 溪南寮興安宮，〈三王二佛由來〉，〈<http://www.xn--49s4c551l.tw/%E4%B8%89%E7%8E%8B%E4%BA%8C%E4%BD%9B%E7%94%B1%E4%BE%86/>〉，2019.5.2 檢索。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臺南文獻》，臺灣：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6。
- 謝國興，〈臺灣田都元帥信仰與宋江陣儀式傳統〉，《民俗曲藝》，175（臺北，2012.3）：1-42。

